

面對世界的戲劇——在薩拉熱窩等待果陀

文：周昭倫

(原文載於「劇場休憩間 www.hth.org.hk 網誌)

1990 年代開始蘇聯逐漸解體，各個共和國紛紛爭取獨立自主。本屬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南斯拉夫也逃不過解體的巨輪。它最終分裂成爲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馬其頓、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亞和塞爾維亞及黑山共和國組成的新南斯拉夫五國。分裂過程當然難以避免地發生了無情的軍事衝突及血腥的種族清洗，當中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亞(簡稱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及黑山共和國(簡稱塞爾維亞)的衝突尤爲激烈及引起的世界爭議也最爲具大。

1992 年，波斯尼亞獨立國家的地位受到當時的歐洲共同體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對此國的獨立仍存在著明顯的質疑。同年 4 月 6 日，塞爾維亞槍手在薩拉熱窩(波斯尼亞首都)開槍擊斃一名反戰示威者，開啓了持續將近 4 年的波斯尼亞戰爭。戰爭不單奪去越二十五萬人性命，同時亦令超過一百萬人喪失家園成爲難民。

戰爭期間，薩拉熱窩被圍困長達兩年之久，生活在那裡的居民每天都要面對被砲彈轟炸(試過一日受到近四千枚砲彈的襲擊)及狙擊手隨時隨地的冷槍暗殺，沒水沒電沒食物供應，生活變得如此無助無奈無望。

組成北約的大國包括英法礙於與前南斯拉夫(即塞爾維亞)的歷史伙伴關係，縱使西方媒體每日都在報道發生在波斯尼亞境內的殺戮及令人髮指的族種清洗行爲，北約仍遲遲都不願對滿手鮮血的塞爾維亞部隊作出軍事干預。

名乎其實的坐困愁城……

薩拉熱窩的居民如熱窩上的螞蟻，惟一可做的就是無奈的等待，救援的物資、北約的軍事干預、甚至乎是死神的來臨好使自己可以早登天堂，脫離人間的地獄。

「等待」成爲生活惟一可做的事情。



圖：薩拉熱窩居民永遠都要保持急步以防狙擊手的冷槍

一個被圍困的城市，遲早會變成一個無法無天道德沒落的城市。薩拉熱窩裡的搶劫和盜竊不斷發生；匪幫、黑市商人、軍方幾乎聯成一黨用不同的形式到處搶掠；街道瓦礫沒人清理；沒有小孩被安排上學等等等等……

在這種隨時都會失去生命的日子裡，被圍的居民都失去了求生的法門，惟一可做的就只有無奈的等待。首先，爲了得到清潔的食水、糧食和救濟品，他們每日都要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在公共場所，花好幾小時排隊。還有等待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其他北約頭目不再舉旗不定，立即軍事介入結束戰爭。當然，他們還有事情可以做，就是想盡辦法要有足夠的水沖廁，確保他們的浴室不變糞池；藏好僅餘的幾支蠟燭作照明，免被身邊的人偷去……生活變得毫無意義和尊嚴，這可能比他們失去生命來得更痛苦。

正當西方國家將戰爭透過媒體不斷向世界展示，但又因爲沒有實際行動去阻止戰爭，觀眾被都迫成爲粹純的旁觀者；然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這位著名的美國作家及公眾知識分子決定用另一個方法介入事件，擺脫旁觀的身分，毅然走到薩拉熱窩，爲這座愁城導一齣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 Waiting for Godot》。

如果你認爲當地居民更需要淨水、食物，這些都比起上演一齣戲更來得實際，桑塔格會告訴你：**文化、嚴肅文化，是人類尊嚴的一種表達**。對當地的戲劇界專業人士來說更意味深長，因爲這使他們成爲正常人，即是說，使他們不只是成爲運水者或人道援助的消極接受者，他可以做戰前所做的事：他們的表演事業。

嚴肅的文化可以表達人類的尊嚴。

然而，安排這齣《等待果陀》上演，演給生活除了等待沒事可做的薩拉熱窩居民觀賞，不是太不識趣了嗎？當人們真正陷於絕望時，上演一齣絕望的戲是否多餘呢？他們不是更需要一齣輕鬆愉快，能使他們忘卻憂愁的戲嗎？就如紐西蒙(Neil Simon)的喜劇《歡喜冤家 The Odd Couple》。

桑塔格認為：「提這些問題的人完全不明白現在薩拉熱窩是什麼樣子，他們同樣不真正在乎文學和戲劇。並非人人都想獲得可使他們逃避現實的娛樂。在薩拉熱窩，就像在別的地方，懂得通過藝術來確認和改變他們對現實的看法，並因此感到更有力量和受到撫慰的，並不只是一小撮人。」當然，她也相信還有很多有教養和內涵的觀眾仍然生活在這裡，縱使他們在前往劇院或從劇院回來的途中，都有可能被狙擊手的一顆子彈或一枚迫擊砲打死或打成傷殘。其實戰爭爆發後，城裡還有兩間小型劇院(戰前有五間)仍在斷斷續續地運作，上演的劇目都是些關於死亡的不可避免、犧牲的意義、戰士的瘋狂和自殺等。與這些戲相比《等待果陀》也許是「最輕鬆」的呢。

當桑塔格抵達當地後，發現幸運的是，薩拉熱窩的演員並沒像大多數歌手、音樂家和芭蕾舞演員紛紛離開家園到國外找工作，相反他們留守在這裡，希望可以有事做。所以桑塔格便替這次演出舉行了公開遴選，為《等待果陀》找合適的演員。

桑塔格找到了演員後，要在戰爭前線上演戲劇也還有各種各樣的困難要決解。

首先，就是演員的身體狀態。長期的圍城，導致食物嚴重缺乏，演員們根本就不能攝取足夠的營養去產生必需的體力；更何況，每次排戲前他們都要花大量的時間和體力去排隊取水和生活物資。沮喪、疲倦和嗜睡就是演員們 每天都要克服的精神狀態。他們惟有盡量省力。每次排練中斷，導演進行個別指導時，其他演員也會即時躺在地上休息。如非必要，他們也務必將手上的道具先擱在地上，以免浪費體力。

另外，物資缺乏也帶來排練的諸多不便，就如簡單如繩子、假髮、煙嘴、禮帽、靴的道具和服裝也要到幾乎真正演出才能夠 找齊。而且供應電力的基建被炸毀後，全市沒有電力供應，居民都只靠天然光活動，可是，在排練期間問題便大了。導演和演員們躲在漆黑一片的屋內排戲，全靠珍貴的蠟燭照明。每次有演員忘了詞要翻查劇本，他都要將劇本放到微弱的蠟光前面閱讀，然後走回原位繼續。演員們想一致地做個簡單的動作也因為看不清對方而變得幾乎沒可能。導演閱讀劇本也只能靠手上的電筒，演員的表演也只能看出個輪廓，至於他們面上細微的表情演繹，導演也惟有靠想像力補充了。

在戰場中排戲，集中精神全神貫注綵排對演員來說可算是過分要求的了，分神和恐懼都經常徘徊在排練室中。每次聽到遠方傳來的爆炸聲，演員們也忍不住往窗外探望 煙硝是否在自己住處那邊燃起，始終他們都算是暫時留下自己的妻子、丈夫、父母、子女在家中，跑到老遠來排戲。有次，因為知道有位善演莎劇的老演員在住宅前 被炸死，當日便不能再排下去了。

最後，戲終於要上演了，幸運是，劇院經理終可找到幾根蠟燭來為舞台照明。

經歷了差不多一個月的綵排，《等待果陀》終於在 8 月 17 日開幕，台上就只點著十二根蠟燭。

觀眾席擠了大約三百名觀眾，雖然靠台上微弱的燈光，他們只看得出演員的輪廓；雖然他們的眼睛都因為盛夏的翳焗而被自己的汗水矇糊了；雖然還稱得上劇院的建築物可能隨時會被砲彈炸中，而他們會被由 頭上掉下來的吊燈或瓦礫砸死；雖然他們沒信心看完戲後仍可以被幸運之神庇佑而安全抵家，好像剛才走來劇院的途中沒被狙擊手打死一樣，但每場三百多的觀眾仍 決定要在此時此刻聚在這裡共同分享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信念：**我們仍然有尊嚴地活著！**

這份尊嚴正是透過戲劇，嚴肅的戲劇來表達。他們並沒有逃避苦難，相反，他們面對苦難。

《等待果陀》是齣表述人類生存的絕望和無奈：就是毫無意義的等待。沒人知道「果陀」是什麼？「果陀」幾時會來？「果陀」最終會不會來？這戲直接體現了現代人生活的荒謬處境。再者，這齣戲不單只嘲諷了現代人的悲哀，也直截了當地跟當地的居民的處境掛上了。薩拉熱窩的居民不就是正在無了期地等待那些一直自認為是公 義的維護者，但在此事又顯得軟弱無能的歐洲國家的介入嗎？他們抱有希望，又再次失望；他們期待拯救，又再次落空。所以，《等待果陀》是如此坦白地闡明了薩 拉熱窩人此刻的感受——失望、飢餓、沮喪、無奈。他們觀賞此劇實在是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氣！

如果你慣常地將《等待果陀》分類為非寫實的荒誕劇，桑塔格會告訴你們：《等待果陀》是一部絕對現實主義的戲劇。故事正在現實世界發生，就在薩拉熱窩，此時此刻！

這次演出當然被傳媒大肆報道，西方國家所受的輿論壓力再次加劇，他們似乎不能再逃避而要重新面對軍事干預的問題。結果，1995 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維和部隊 終於對波斯尼亞境內塞爾維亞部隊的根據地發動炮轟。直至現在薩拉熱窩的居民還會視這位來自美國的朋友蘇珊·桑塔格為他們的英雄，認為她在當地所

做的事對北約的軍事介入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當然，這未必是桑塔格的惟一目標，但她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一位戲劇工作者，確確實實地替我們豎立了當面對世界時應有的態度的典範；就是不再安逸於溫室，而要勇於承擔回應世界的道德責任。



圖：照片中為《等待果陀》的演員(可以看到用來照明的蠟燭)，現擺放在薩拉熱窩Mess Theatre內

「人長大到某一個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善忘。」

—— Susan Sontag 蘇珊·桑塔格

這將篇文章送給香港所有的戲劇工作者。願共勉之。

延伸閱讀：

蘇珊·桑塔格文選——麥田出版

[網上蘇珊·桑塔格紀念專輯](http://www.qingxiang.org/cl/clsontag.htm) <http://www.qingxiang.org/cl/clsontag.htm>